

关于我爱你这件事，
我将终生用一种温柔的心情
对此守口如瓶。

情歌 没有 告诉你



喜禾/
著

XIHE
WORKS

love does not
tell you



年少时的爱情，是一场真心话与大冒险的游戏，
勇敢的人才会选真心话。

哪怕爱你终不能幸免
我也甘愿画地为牢

那么大冒险里
他若爱你，所有犯险便是皆大欢喜的成全
他若不爱，万般付出终究逃不开一个犯贱



情歌
没有
告诉你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情歌没有告诉你 / 喜禾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455-1

I. ①情… II. ①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1874 号

书 名	情歌没有告诉你
作 者	喜 禾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特 约 编 辑	张婷婷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 设 计	刘芳英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160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,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8455-1
定 价	2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

第一章/001
我存在在你的存在



第二章/021
等的人等待中花落知多少



第三章/040
情书再不朽也磨成沙漏



第四章/067
谁让你心动 谁让你心痛



第五章/109
怀念没有吻过的嘴唇



love does not
tell you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

第六章/134
梦做一半比较美



第七章/173
知了也睡了，安静地睡了



第八章/198
风筝有风 海豚有海



第九章/219
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



第十章/257
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



love does not
tell you



第一章



< 我 存 在 在 你 的 存 在 >



love does not
tell you

我将终生用一种温柔的心情
来守口如瓶。

——席慕容《秘密》

十月末的清晨，惯常的阴天。

墙上的电子时钟显示八点刚过一刻钟，楼上住院部的病人都还没醒，楼里安安静静。楼外大院有人扫地，沙沙的，像风卷起的声浪，忽远忽近。

二楼大厅寂静空旷，湿冷的白气从墙边一排小飘窗外悄无声息地弥漫进来，天花板上雾气氤氲。灯光灰淡朦胧，护士站里，值班护士睡眠惺忪，一切都好像还在梦里。

走廊转角尽头，手术室的门虚掩着，五分钟前护士已经走进去开始整理。偶尔有金属器具相撞，清脆声响冷清清地从另一端飘过来。

医师办公室外，童瑶微低着头，细长的手指慢慢拽住包的背带。
要说点什么，应该说点什么？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发凉的手轻轻合握住，童瑶轻咳一声，小声地问。

垂下的刘海有些遮住她的眼睛，她从余光里看到身边的人将闲散伸出去的长腿收回去，缓慢地瞥了她一眼：“厕所垃圾桶的纸袋破了，有东西掉在地板上，你没发现。”

“嗨——”

童瑶吸了口冷气，手指一恍神砸在塑料椅上，一种迟钝而麻木的疼，使她好几秒没缓过来。

当她在清早六点出校，穿过大半座城市，一踏进大门，看见他坐在医院楼下的台阶上，抬起头目光清明地看向她时，她以为那就是最坏的结局。

又一件没有预料到的意外，还有什么会是更糟糕的？

“你忘了，那天画廊里就我和你，没有其他人。”仿佛故意捉弄她，他非得等到她被吓住了才开口，淡淡的、凉薄的语气，“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。”

童瑶转过头。

路晨安头抵靠在座椅后面的瓷砖上，看着她，讽刺地轻笑。

如同三个多月前，他在酒店套间撞见她衣裙不整地、心虚地从苏默止房间里跑出来时那样，不言不语地微笑，仿佛看着一个可笑又愚蠢的小丑。

她知道，他一直就是这么看待她的。

他看不起她。

现在她觉得其实他没错，自己真是蠢，而且内心还丑陋得如此不可救药。

那天晚上苏默止喝醉了，可是，她没有。一直一直地，她都无比认真地清醒着。

“那，我谢谢你替我保密。”童瑶动也不动，迎着路晨安讥讽的注视。护士站分机突然响起来，路晨安收起笑，转头看过去。

坐在护士站后面的圆脸护士站起来，对着童瑶比了一个手势：

“童瑶是吧？没吃东西没喝水吧？医生马上就过来，你沿着左手边走廊一直走，先进手术室把衣服换了。再做次检查，要没问题就把字签了，医生来了就给你做。”

小护士声音略尖，语速又快又急，一连串的话刺得童瑶耳朵里嗡嗡直响。

童瑶抓着椅背站了好半天，干涩的唇张了张，忽然之间，喉咙莫名地一阵收紧发不出声来。她用力点了下头，把包放在路晨安手边，慢慢向前走了几步，她咬着唇，又回头倔强地看向沉默不语的路晨安。

头顶的节能灯把她脸映得像一张白纸，她扯起同样毫无血色的嘴角：“就算是我不要脸……这件事……路晨安，求你别把这件事

情歌
没有
告诉你

告诉他。”

童瑶换好衣服，从做完最后一遍检查，签字接受手术，到躺上手术台，不过三十分钟。

童瑶一会儿觉得时间很漫长，长到她开始幻想自己会不会大失血死在这里；一会儿又觉得时间怎么如此短，眨眼她就躺在这里了，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。悬在头上的无影灯晃得胃里阵阵收缩，有好几个瞬间她觉得自己快抑制不住吐在手术台上了。

漫长的、难受的无能为力。

为什么苏默止总不在视线里，这种做什么都不对的感觉像个线团似的缠着她。

医生换好了手术服正准备器具，站在手术台边上的护士俯身替她理顺身下的床单，手指不小心划过她的手臂。

童瑶用力推开护士的手，缩起腿，侧身抵靠住小腹。

过程很痛，童瑶把嘴唇都咬破了。她起先一直没有出声，最后痛得恍恍惚惚，眼睛瞪着头顶白得空空洞洞的灯，天昏地转的眩晕和无力像张网撒下来。她伸手蒙住眼睛，不能自抑地吸泣起来。

手术结束，她被送进另一间房短暂休息。

路晨安没有进来，护士中途进来过一次，好心告诉她她“男朋友”刚问过她的情况，现在正在外面打电话。

童瑶没多少力气说话，她动了动嘴皮，又觉得对一个陌生人解释她和路晨安的关系实在没必要。

房间里只有几张空床和她，安静得缺乏人气的空气中飘着医院里惯有的讨厌味道。童瑶躺了会儿，觉得有些力气了，换好叠在床头的衣服下床。

小腹还在痛，像被刀子割似的，童瑶条件反射地抚着肚子往地上蹲，视线末端出现了那双白色的休闲鞋。

“可以走了吗？”路晨安俯下腰，一身刺鼻的烟味，神情不咸不淡。

童瑶点了点头，四下找不到着力点，只能别扭地抓住路晨安的裤脚。

路晨安皱了皱眉扶稳她，转身蹲下，手挥了挥，示意她趴上去。

“这么讨厌我？”背后久久没有动静，路晨安回过头，似笑非笑地脱着她。

明明长得清风明月般的一个人，非要笑得这么刻薄。

迟疑了一下，童瑶低眉顺目，放低身伏在他背上，动作很轻很轻轻地抱住他的肩膀，哑着嗓子低低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路晨安没有回应，他本来就不是苏默止那种八面玲珑的个性。他从来就懒得说废话，出口伤人时例外。

童瑶看他往医院附近的商务宾馆走，小心翼翼把下巴搁他的肩膀上，想起刚才他的话，有些过意不去地开口：“从我记事起，这么背过我的，就只有一个人……”

闭了闭眼，童瑶偏过头把脸藏进蓬松的长发里。

“只有那一次……”

初二那个夏天，她陪奶奶回乡下老家参加亲戚的丧礼，大腿被毒蚊子咬了一口。起初谁也没有在意，后来那块只有小指甲大小的红色块状凸起，开始溃烂流脓水，疼得她没办法走路。奶奶打电话给爸爸，可爸爸去给他儿子开辅导班家长会了走不开。最后奶奶没办法，带她去了家属院街道下坡的私人诊所，医生很利索，没打麻药几分钟就把烂肉给割了。

回去时那段两百米的坡，她抱着奶奶的腰，走了十分钟才挪了不到三分之一。奶奶那双红了的眼睛，仿佛针般扎在童瑶的心窝里，全身每寸神经都被牵痛。

就那样遇上了在附近小学打完篮球回家的苏默止。他在街道对面叫了她一声，迎着落日，却是朝气蓬勃。

夕阳斜挂在他身后高楼的天台边缘，露出一半，好似煎蛋的半个蛋黄。洒水车几分钟前刚过去，水泥地的潮湿气味里，路边栀子花

情歌
没有
告诉你

香若有似无。一个门前趴着只打盹的白狗的超市里，放着周杰伦的新歌：“秋刀鱼的滋味，猫跟你都想了解……”

她有些窘迫地应了声，站在原地，等到他错身而过一段路程，才接着往家走。

就只挪了两步，一只褐红色的篮球慢慢滚到她脚边。

苏默止轻喘着气，低头皱眉看着她：“你……没事吧？”

她惯性地摇头，本来痛白了的脸霎时又红了。那时他们已是青春期，都爱面子，尤其在异性面前。而苏默止，她的同桌，偏是种优秀到令人发指的存在。

很丢脸，她视线盯着地面，呼吸莫名地急促起来。

苏默止没有动，运动后蒸腾着热气而发亮的眼睛礼貌地扫过她的脸：“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那时候胆小又内向到几乎自闭的她，突然又急又委屈，眼睛一下子莫名其妙地红起来，那是一种无法说明的情绪。

奶奶替她解了围，告诉苏默止她腿上受伤感染了，刚去诊所上了药。

那天，苏默止也是这样弯腰蹲在她面前，说“给我个助人为乐的机会吧，童瑶同学”。

人来人往的街上，童瑶战战兢兢地让他背着往家里走。

苏默止黑密的头发微湿，汗味里夹杂着一一种好闻的洗发水的味道，直往她鼻子里钻。少年顾长的身体略显清瘦，背脊微凸起的蝴蝶骨硌得她本就忐忑的心更加不平。

她撑着他的肩膀，保持着一只手掌的距离，大气也不敢出。

其实她和他不是很熟，他们只是从初一下学期开始便做同桌。她话少，骨子里常有害怕与人接触的因子作祟，在班上并没有很好的朋友。而他，正好是和她相反的那类人，身边总围绕着人，男生女生都有，众星捧月般映衬着他的存在。他有时候会坐在座位上，不理睬其他人，有时候会一时兴起开她的玩笑。可她一直木木的，总是要过几

秒才回过神来对着他傻笑。

那种“受宠若惊”又叫作自卑的情绪，可能还有怕吧。童瑶时常想：他似骄阳，光太烈，一不小心就会灼伤了总是习惯藏在阴暗处的自己。

苏默止把她从街头背回她五楼的家，路上他时不时地侧过头来问有没有碰痛她。她入神盯着他近在咫尺、缓慢运动的喉结，憋了半天，只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干巴巴的单音节词：“嗯。”

回到家，她从苏默止背上下来，看见他额头和鼻尖浮起的汗水，细细密密，亮晶晶的，颗颗分明，眨眼便化成了涓涓的水，沿着血管，慢慢渗进心脏里。十四岁懦弱又自卑的她，直到他走出门了，才憋着嗓子大声说了谢谢。

她很少那么大声，还那么唐突，苏默止没被吓着，反把自己吓了一跳，顿时又觉得羞愧，颤着手急急关上门。

真是，不能够更丢人了。

她羞愤地咬着唇，小心地趴在阳台铁锈斑驳的栏杆上，目光追随老旧家属大院里那个年轻挺拔的身影，一步一步融入细碎的光晕里。

童瑶时常想，如果那时候遇上的不是苏默止，而是其他人，她是不是也会像喜欢苏默止一样喜欢着那个人，可一定不会这样执迷不悟吧，毕竟不是谁都有可能成为苏默止。

那是个少女心思萌芽的季节，像初春毛茸茸的柳絮，懵懂而好奇。校门口书摊显眼处摆着的都是爱情小说和体育杂志，班上、年级里总有某某男生和某某女生的故事，两个本不相干的名字在众人口中，成为一段欲盖弥彰的流言蜚语。

对童瑶而言，那还是个孤立无援的时期。

她一个人，孤僻，自卑。在一群聊着周末去哪儿买了衣服又去哪儿唱歌、参加辅导班的女生中间，她穿着老气的衣服，梳着老气的马尾，永远接不上话。

在那样让她感到委屈和绝望的一天，有个男生背起她，像是要

情歌
没有
告诉你

给她依托似的，把她从一堆流沙里拉扯上来，让她又能找到着地的感觉。而且偏偏，那个人还是苏默止。

那时候她避之不及，也一定没想到，之后的八年光景里她始终陷在苏默止搅起的旋涡里，画地为牢，终于没能幸免。

路晨安在医院后街上营业的一家商务酒店开了间房。

刷卡进门，他把她放在床上，自己走去一个个打开灯里外检查。童瑶坐在床头，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

大学认识三年多，这竟然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和平相处。他就这么突然地出现，替她预交了手术费，打理她术后的事，甚至没有多奚落一句。

“护士让我告诉你，”路晨安随手按下饮水机开关，“如果不想以后生理期麻烦，未来大半年内最好不要喝冷水。”

童瑶疲惫地点头，要不是他说话的语气过于生硬，她差一点觉得他真像个……哥哥。

包里手机的短信铃音一直在响，纪娆让她回宿舍时帮忙带杯食堂的热豆浆。

可能是失血过多的缘故，思维转得有些迟缓，童瑶捏着手机，半天才想起来，早上六点她出门时，睡在门口床位的纪娆突然醒过来，顶着前一晚未卸的浓妆，问她这么早干吗去。她当时魂不守舍，随口编了个理由，大概是去校外画廊拿东西。

一时之间懒得再去想借口，她和纪娆的关系也没好到那种程度，童瑶顺手关了手机。

现在正是实习期，学校也没其他事，安静两天也好。

“我系里还有事，你自己小心。这里离医院近，哪儿难受了自己打120，别找苏默止也别找我。”路晨安走到门口，墨色的眼远远地看着她，嫌弃的语气果然还是没忍住。

童瑶偏头看着他，笑了，会说风凉话的路晨安才是正常的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路晨安被她笑得愣了一下，狐疑地挑眉看着她。几秒钟之后，确认她不是动手术痛昏头了，才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。

关上灯，童瑶倒头便睡，还没彻底睡着，就有人来敲门。

原来是楼下街道餐馆来送餐了，路晨安挑了三只土鸡，让他们分三餐熬汤端上来。

整只土鸡熬出的汤面上浮着一层黄澄澄的油，揭开盖子油腻味冲鼻，童瑶忍住恶心，咬牙硬是把汤喝下去一半才又去睡。一觉睡了很久，其间路晨安来过，她醒了但装着还没醒，偷偷看见路晨安在看放在桌上的鸡汤，没待几分钟便走了。

童瑶觉得自己一直浮浮沉沉，犹似在海上漂浮，没有目的地，中间醒过来一次，开了手机，没有一通来电或是短信。

忽然就做了那个梦。

梦里，高一寒假，苏默止送她的紫檀木发条式八音盒跳到她的脚边，盒盖突然自动跳开，玻璃做的穿白纱长裙的女人优雅起身，微微一笑，曲起左腿，标准芭蕾舞的架势开始转圈，月光曲琴音响起：

“你犯贱不要脸你犯贱不要脸不要脸……”

古怪的音调，疼得心慌。

不对，不对！

玻璃小人不该和欧嘉莹长得一样。

童瑶皱眉，伸出手，八音盒敏捷地后退。那个长得像极了欧嘉莹的玻璃小人停下来看着她，露出欧嘉莹标志性的傲慢微笑：“你心虚啦？你就不要脸就不要脸就不要脸……”

梦戛然而止。

厚重的窗帘隔绝了月光，门口壁灯暗黄闪烁。墙上空调节奏轻缓地喷着暖气，嗡嗡的声响在房间里来回轻荡。昏暗暗的房间，现在就像一个不大的笼子。

睁开眼有几秒的记忆断片，童瑶还有些晕，差点记不起这是哪里。

枕头边，手机铃声响过最后一声，最终消停。

童瑶踢掉被子，还觉得热，全身都是汗，头发梢都湿了。

床头柜上，一大碗不知道什么时候搁在那儿的鸡汤早已冷透，沉闷的热风里夹杂着油腻的气味，闷得心慌。

怎么就做了这样一个梦？

吐出口气，半抬眼皮望着贴着繁复纹饰墙纸的天花板，恍恍惚惚，将睡未睡间，童瑶恍然看见一团红糊糊的血块在灰暗里一点点浮出轮廓，继而是苏默止、欧嘉莹。

然后便再也想不下去了。

手机铃声再度响起，看着苏默止三个字，童瑶蓦然清醒。

童瑶将眸光慢吞吞地向下轻移，停在显示的时间上，不敢置信地又看了一遍。三天？她怎么稀里糊涂睡过去了三天。

难怪会做那样的怪梦。

对着空气“喂”了几声，确认听不出来刚睡醒的鼻音了，童瑶接通电话：“怎么了，有事吗？”

那头人声嘈杂，混杂着电吉他急速突兀的音效，他又在酒吧里。

苏默止似乎捂住了手机，他还没开口，童瑶先就听见了他淡淡的鼻息，隔得老远，却快速精准地拉动了缠在她心上的细线。

“童瑶，”低沉的男声传来，停了几秒问道，“你在哪儿？”

童瑶赤脚下床，走至窗边，拉开窗帘推开窗，楼下过往车辆的声响混在呼呼的风声中传进房间：“我在火车站，前两天回家了，刚回来。”

“方便过来一下吗？我在蓝调。”苏默止说着，轻笑叹气，“忘带钱包了，童瑶，你得来赎我回去。”

清秋的冷风拂过二十三层楼的窗，全身只穿着长毛衣的童瑶冷得有些发抖，牙齿磨了磨上下颤抖的唇，一声“嗯”慢慢从齿间挤出来：“你等等，我现在过来。”

冷空气前几天过境了，降温得厉害。才十月末，这座靠近南方的

城市一周前还明媚如暖春，一场大雨便立刻让它步入了深秋。

童瑶走出旅馆大门，就被迎面扑来的冷风灌得哆嗦了几下。

站在街边等出租车，看见街上稀稀疏疏的人群中躲在男友怀中避风的女人，童瑶低头打量自己针织衫下被风刮得簌簌作响的棉布长裙，自暴自弃地叹了口气。

伤筋动骨一场，以为会难过很久，倒是睡了三天就好。

有人疼惜，才有资格矫情。而她，就像奶奶说的，命贱的人自有老天照顾。

晚十一点多，蓝调这家Live House里，请来的乐队正开唱，来捧场的歌迷比往常多。闪乱灯光下，一个声音嘶哑的男歌手手舞足蹈，哼着古怪的调子，五句有四句都跑调了。

童瑶从亢奋的人群里挤过，出了一身的汗。她走到卡座边上，一抬头，便看见右手边苏默止懒散笑着对她招手。旁边，他一个月前才交的小女朋友静子像只乖巧的猫窝在他怀里，配合着苏默止的动作甜着稚气的嗓子叫她：“瑶瑶姐，这里。”

卡座里很快有人挪了空位出来，童瑶没看其他人，想也知道估计是些苏默止都叫不出名字的朋友。

她径直走到苏默止跟前，把带来的银行卡递给他：“我卡里只有一千五，够吗？不够我去找橙子。”

苏默止喝得有些醉了，坐在头顶壁灯洒下的昏黄灯光里，黑亮如深井的眼染着层迷迷蒙蒙的光，桃花瓣似的眯着，眼角微挑，带着笑眨也不眨地看着她，扬起的湿润薄唇做了几个口型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童瑶没有听清，下意识走近了一步，弯下腰。

苏默止眨了下眼，唇边笑意泛滥，忽然伸手握住她手腕，用了些力一扯，童瑶扑趔趄了一下，歪着倒坐在他身边。

“你手机关机了？”苏默止揉着被她额头砸红的下巴，笑眯着眼，凑在她耳边问。

他笑起来特别好看，眼带桃花，眉目如画。

情歌
没有
告诉你

童瑶怔怔地看了他几秒，才缓缓地把目光移开。

“手机出了点故障，下午才修好。”她在来的路上想好的说辞。大一的时候手机掉进过水里，从此就时好时坏，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。

远处挤在一起的歌迷哄然大叫起来，回光灯清幽绯黄的光圈朝他们这边闪了闪。苏默止撇头看过去，抿了口酒，问：“你奶奶还好吧？”

“嗯，医生说会尽力。”

肩膀被他沉沉靠着，童瑶很小心把头往后仰以避开他凑得很近的脸，说道：“我刚才说，我卡里只有一千五，不够的话我去找橙子。”

温暖的手横伸过来，苏默止摊开手心覆在她额上被撞红的印记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应该够了吧……”

说着话，不知不觉，他又靠她近了些。

温热濡湿的唇，几乎擦过了她的耳朵。他呼出的热气，说话间吐出的气息，夹带着干净的酒香，铺天盖地地喷了她一脸。

苏默止捏着她散着的长发，突然扑哧笑了：“你到哪儿沾上这东西的？”

童瑶看见他指尖的几粒糊成一团的白饭粒，有些发窘：“……忘了。”恍惚间，有了一点儿印象，似乎被路晨安从床上拉起来吃过东西，她以为是在梦里。

“别动。”带着热度的手掌稳稳托住她的后脑，苏默止低头抵在她头顶，手指穿插进发丝深处轻柔拨弄了一阵子，“好了。”

“你喝了多少？”童瑶轻轻扶正他的脸。

“没多少。”苏默止敛了笑，转过身坐好。

静子接过他手上酒杯，放回桌上，亲亲热热地又靠回苏默止身上：“瑶瑶姐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我们打扰到你休息了？”她转过头对苏默止说，“你看吧，我就说我可以回学校去帮你拿钱包，你